

难忘时刻

我的答题岁月

郝妙海

在我的书橱中,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字、词典。除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等常用工具书外,还有像《体育词典》《戏曲曲艺词典》《气象学词典》等五花八门的专业词典,以及《百科知识》《民族知识》等全书类的书籍。这些书,可说是见证了我一段快乐的答题岁月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正是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时期,也是对知识的渴求鼎盛的年代。为了满足全民的需求,当时的大报、小报及杂志上,刊登着各种各样的智力和知识竞赛。上面那些字词典,有不少就是买来答题用的。有时,为了一道题,我都会专门跑一趟书店,然后买一本相关的书回来。直至现在,我都难忘当年自己答题时的那股虔诚劲。也难忘答题小有所获时的那股满足、得意劲。

当时的《山西农民报》,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,共举办了5届“读报知识竞赛”,我全部参加并屡次获奖。那几年,我对这份每周两期的报纸,特别关注。如果缺下一期,我会和邮递员纠缠不休,直到他给我补上为止。每次答题,都是在春节期间。除了上班,我会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答题。直到答案寄出,我才会抽暇走亲戚,会朋友。而五六本装订起来的报纸,也一直保存着。

1993年,《农民日报》举办了一次“人参果杯读报知识竞赛”。10月份,结果揭晓,我是两名一等奖之一。报社通知进京领奖。而当时爱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,尚未出院。领奖那天,我安顿好爱人,匆匆坐火车赶到北京,凌晨下车,找到报社,上午参加了颁奖座谈,下午就乘车

连夜返回了太原。当时的奖品是一台价值约3000元的昆仑彩电。我没要彩电,折价领了2000元的现金。200张10元的票子装在裤兜里,鼓鼓囊囊的。凌晨2点下了火车,出了太原站,步行到五一广场附近的二六四医院,一路上都提心吊胆的。

1995年,《山西日报》举办“大正杯种子知识竞赛”,我又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。不过,奖品却让我为难了好长一段日子。原来,奖品是价值2000元的种子。种子可以随便挑,但不给折价。我虽是一介农民,但身处近郊,可种的地不多,种子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后来,多亏一个亲戚认识南郊种子公司的人,才将种子转让出去。

几年中,年年答题,屡屡获奖。奖品五花八门,大都由赞助商提供,有的领回来,根本无用,有的,干脆领也不领。但那段时间,我答题入迷,逢题必答。得奖当然更好,但我更享受答题的过程。几年累积下答过题的报纸,就有厚厚的一摞。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,还有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农业文摘报》《太原日报》等等。答题的内容也涉及农业、林业、法律、医卫、科技等诸多行业。有的竞赛,干脆就冠以“百科知识”“百业知识”,百十道题包罗万象。于是,为了答题,我便一次次跑书店。于是,我的书橱中,也就多了一本又一本各种各样的工具书。

后来,答题热渐渐消退。二三十年了,那些工具书仍静静地呆在我的书橱里。闲暇时,我也会偶尔抽一本出来翻翻,寻找那段答题岁月的点滴记忆。

往事钩沉

为志愿军做炒面

韩长绵

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,上前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,在国内尤其是邻近朝鲜的我的家乡辽宁西部,老百姓就担负着各种各样的支前任务,我记得比较清楚并亲自参与的一项就是做炒面。

当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,学校要求我们积极参加支前活动,我们小学生就划分为几个小组,有的帮大人磨面,有的帮大人运输,我和清海、长云等分在一个小组,任务是帮大人烧火做炒面。大锅里倒进刚磨回来的高粱面和小米面,满满一大锅,三四个大人在锅边不停地用铁锨翻动,稍稍翻得慢点锅里的面就会焦糊,影响炒

面质量。我们几个小孩就在灶坑前帮忙,有的到外边往屋里抱柴火,有的往灶里添柴,有的拿着毛巾随时给锅边的大人擦汗。因为任务要求紧,运送炒面的大车就在村中等着,每满一车就立即扬鞭打马送往远在10公里开外的区政府。那一夜仅我们那口锅就完成炒面300多斤,累得我们几个娃娃腰酸腿疼,但谁也没松劲儿,一直坚持干到第二天亮任务完成,我们都感到是为抗美援朝尽了一份力,苦点累点也高兴,后来在大会上,村贫协主任还表扬了我们。

古城旧事

租辆中巴去娶亲

梁建军

1984年,和妻子相处一年多,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双方家长见了面,感觉对方都挺好,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,进入紧锣密鼓的婚礼筹办之中。

妻子和我是中学校友,差两个年级,经同学撮合,就建立了朋友关系。因为同在一所学校,有所了解,同学多,话题也多,志趣相投,升温也快,加之年龄也算老大不小,婚事提上议程,也是水到渠成。婚事定了就领证、照结婚照,买些婚后的生活用品。那时生活水平低,能做的不买,一切从简。

自己买些木料,姨夫认识木工,就请木工师傅来帮忙打家具,那时的木工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做活,断断续续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,做了平柜、立柜、床、沙发、茶几等家具。我们还去照相馆照了彩色结婚照,婚纱西服都是照相馆的,那也是我第一次穿西装。说是彩色,就是在黑白照片上上些油彩,脸红扑扑的,和擦了粉一样。

舅母在太钢食堂工作,她就请食堂的厨师帮忙来家做酒席,头天备料,把鸡、鱼、炖肉做好。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,就借用院邻家的房子作为“宴会包间”,东家一桌西

家两桌,十来桌就安排好了,一家办婚事,全院都热闹。

最后,接新娘成了问题。那时小汽车只有大单位才有一两辆,面包车也稀缺,又没有出租的小轿车,私家车更是没概念。一筹莫展之时,就向在公交公司工作的大哥求援,刚好,公交公司刚开展中巴车租赁业务,大约十六七元钱。和妻子及岳父母一商量,都说,不用讲排场,有个中巴就挺好,不用求人破费,都乘中巴,还热闹。这样,迎新娘的车也解决了。

婚礼那天,我穿着当时时髦的蓝毛料中山装,和接亲的亲友一早乘上了中巴车。到了妻子家,经过简单的仪式,告别了岳父母,我们就往回返。妻子的哥嫂、弟妹们一同上了中巴车送亲,车上有十几个人,一路上热热闹闹的。车上还有陪送的嫁妆,有毛毯、暖壶、脸盆、棉被,还有一个荷花牌单缸洗衣机,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家电。

按照习俗,新郎要给妻子的弟妹发红包,每个5元,发到当医生的大妹妹那里时竟没有了,一时竟陷入窘境。只见大妹一笑:你的工资还没我的多,算了吧!真是一家人。

非常经历

跟车拉煤

方仲平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爸单位给职工分发福利,每位职工配给半卡车冬日取暖用混煤,谁家拉煤谁家就派人跟车。以往我们家买煤都是我跟车,所以按这个习惯,那年还是我跟车。其实跟车挺辛苦的。

拉煤这一天,我和司机师傅起了个大早,出城后汽车一直向东,行至盂县,下了柏油路和土沙石路,又走了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,之后沿着盘山路向密林深处走去。快到山顶的时候,汽车水箱突然喷出水蒸汽,司机立即停车,我坐在副驾驶位上,见司机下车我也赶紧下车,一番检查之后,发现汽车水箱没水了,我和司机只得兵分两路拎着水桶,四处寻找山间的溪水。好在水源地离公路不远,司机首先发现水源并把水桶装满水,带回来之后给汽车水箱加满水,坐在驾驶室等我回来。当我因没找到水源而满脸沮丧地返回时,司机已经处理好水箱水被烧开这个问题。经检查确认没有其他问题后,这才驾车继续前行。

接近中午,司机对我说快到了。我顺着司机手指的方向放眼望去,只见前方半山腰有一个黑乎乎的山洞口。洞口草木常年被粉尘覆盖,到处都是灰

蒙蒙的。快到了的信息令人兴奋,司机师傅也难掩喜悦之情,不由地哼起了京剧《林海雪原》打虎上山片段,汽车在明显加速的状态下飞奔向前。

我们到达坑口之后,没多长时间,从洞口出来一个又瘦又小的老人,赶着一头皮包骨头的黄牛,黄牛的背上一边挂一个装满煤的大筐子,黄牛的两只角各挂一个小筐子,里面都是装满的煤。我走到坑口往里边瞧,洞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。那个老人把煤卸下转身就向洞口走去,很快就消失在洞中。

我从包包里拿出自带烧饼给司机师傅吃,又送给他一盒香烟。司机让我把烧饼分送给挖煤的,我们边吃边等着挖煤人走出洞口。挖煤人终于从洞中出来了,挖煤的有五六个人,一个个脸上沾满了厚厚的粉尘,几乎分不出眉眼来。司机与挖煤人沟通后,定了单价和数量,还约定了其他事项。

汽车返回时非常顺利,半路上,司机师傅加好第二天要用的汽油,水箱也储满了水,对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又进行了检修和保养。我回到家已经晚上七八点了,虽然又累又脏,但却很高兴,因为这半车煤一下子就把全家整个冬季的取暖问题解决了。



岁月留痕 李养龙

与《太原晚报》结缘

我与《太原晚报》结缘于1986年2月1日的试刊号。也许大家感觉奇怪吧?《太原晚报》复刊于1986年3月1日,当日的报纸为复刊号,也就是报纸正式发行的第1期,很有收藏价值。

实际上,《太原晚报》在复刊之前,还出版过试刊号报纸。要说我和试刊号有啥关系?还真有故事可讲。

1986年初我到太原工作刚一年多,第一次到单位报到是与同村邵雨德一起来的,他大我几岁,当时在太原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,我8月底来单位报到,正好他也开学,是他带着我找到我分配的工作单位办理的入职手续。刚工作那段时间的休息日,我和邵老师经常在一起。一天他告诉我,他写了一篇《礼轻情义重》的文章在《太原日报》刊登,稿费已经收到,就是找不见报纸上的文章,稿费汇款单的留言为:1986年2月1日,意思就是文章在当天的报纸上。他让我在单位的《太原日报》上再找一找,我翻遍了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文章。

过了一段时间,他高兴地告诉我,文章是发在《太原晚报》2月1日的试刊号,市里很快要复刊《太原晚报》,晚报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,这下太原才像北京、上海一样有大城市的文化气魄。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,知道文章发在试刊号的意义。那个年代报纸的影响力相当大,文章发表后,在他们学校师生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。他的文章是写一个家庭不富裕的学生,在春节前给他邮寄的自制漫画贺年卡,贺年卡虽然简单、粗糙,也没有“万事如意”“新年快乐”之类的吉祥话,但学生心之诚、情之重深深地打动了他,文章很有现实意义。

受邵雨德老师影响,几个月后,我也写了篇《何谓马太效应》的小文章。那时我们单位离报社很近,为了省邮费,我步行把稿子送到报社的传达室,文章很快在《太原晚报》上刊登,我也是在收到稿费汇款单时才知道,记得稿费是6元。看到我的名字和文章变成了铅字,内心的喜悦和由此而来的自信让我难以言表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文章。

